

引發打工人共鳴 凸顯真誠和善良 影版《長安的荔枝》從小人物看「盛唐職場」



▲商人蘇諒（白客飾）為李善德提供經費支持。

▲內地演員楊冪飾演李善德妻子，哭戲深入人心。

▲權貴楊國忠為香港演員劉德華飾演。



▲男主角李善德被選為「荔枝使」。

▼電影版《長安的荔枝》將於8月7日在香港上映。

東西影畫

暑期檔歷來是影視人的「兵家必爭之地」，電影版《長安的荔枝》於7月18日在內地上映，8月7日將在香港上映，至今熱度和口碑都在不斷攀升，幾乎可以肯定是春節檔後第一部票房超過5億元人民幣的影片，更被多家媒體預定年度十佳並喊出15億元人民幣的票房預期，香港資深電影人鮑德熹稱讚這部電影是「年度最佳，也應推薦為參奧作品。」

華明

大多數觀眾對唐玄宗楊貴妃、安史之亂「知其然」，但對「一騎紅塵妃子笑」是怎麼回事，「不知其所以然」。《長安的荔枝》突出了馬伯庸同名原著主線，在熟悉背景和新鮮題材兩者的縫隙間展開了故事：長安小吏李善德（董成鵬飾）必須在楊貴妃生日當天把嶺南的荔枝送到長安。

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

在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的唐代，荔枝保質期短和山長水遠的極端矛盾，一下子就把這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壓在男主角身上，確立了貫穿全篇的懸念。

影片的主線非常清晰、動力和張力十足，敘事流暢，情節跌宕起伏，又錯落有致。《長安的荔枝》講述的不僅是如何完成一個任務的故事，更是對人性中堅守初心、真誠善良和積極向上的歌頌。

李善德當「荔枝使」，極似當年單位「選壞人」。為了完成指標，那個出去為大家打開水的人回到辦公室時，已經「眾望所歸」中選。這種無奈與掙扎，讓李善德抱着有去無回的態度與妻女告別，硬着頭皮南下。如同現實中許

多打工人在巨大的壓力和不合理的工作安排時，雖有怨言卻也只能盡己所能。這種跨越時空的相似性，讓觀眾很容易產生代入感，在「唐代職場」看到了自己的身影，也讓觀眾對他接下來的命運充滿了同情與期待。

為了完成送荔枝任務，李善德展現出了令人欽佩的堅持和智慧。他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，運用數學、統計學及統籌學的知識，從保鮮和運輸兩方面入手，不斷試驗。

善良和真誠為李善德贏得了許多助力。他與商人蘇諒（白客飾）結下友誼，後者為他提供經費支持，在權貴將他逼到無路可走時，又不計前嫌現身護航；他尊重峒女阿僮（莊達菲飾），從她那裏學到了荔枝的品種特性和儲存方法；他善待林邑奴（劉俊謙飾），也因後者危機時刻捨命相救，李善德才得以逃過截殺回到長安。

從歷史縫隙切入再返回

在男主角李善德排除萬難「闖關打怪」過程中，寫他的專業能力、寫他堅定不移，寫他善良助人，他掙扎求生的背後不僅是為了妻女情感、家庭責任，



▲電影中還原的「一騎紅塵」千里奔赴之驚心動魄。

▲數十名「荔枝騎手」縱馬馳騁的場景。

還有人生價值，書中的金句也被保留在此：「就算失敗，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離終點多遠的地方。」

影片讓觀眾有共鳴，人物讓觀眾能共情，思想深度體現在批判性。故事從歷史的縫隙切入，又回歸到歷史之中。李善德的荔枝冒險之旅，看似是小人物的個人奮鬥史，實則是對盛唐朝廷的一次深刻剖析。

李善德並非完人。在專業領域他出類拔萃，關鍵節點還要依靠好友杜少陵（張若昀飾）點破時局，方才茅塞頓開。李善德親眼目睹送荔枝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。他不顧個人安危，敢於直面權貴楊國忠（劉德華飾），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質問：「右相可知道將一簞新鮮的荔枝送到長安，在嶺南要毀多少棵樹？多少騎手奔波涉險，多少百姓流離

失所，又有多少人為之喪命？」這一問，如同一記重槌，敲在了每一個觀眾的心上，也將影片的氣氛推向了高潮。這一刻，李善德不再是那個唯唯諾諾的九品小吏，而是一個為民請命的英雄。他的質問，不僅是對楊國忠等權貴的控訴，更是对腐朽朝廷的批判。也通過這一情節，保留了小說的精髓。

從小說到電影，從長安到嶺南，《長安的荔枝》對盛唐的還原、對影像的追求可謂誠意滿滿。不說演員的服飾妝造，高頻剪輯後仍撲面而來的布景道具，只看李善德從長安到嶺南不同的地理、植被變化，就有滿目蒼翠猛虎出沒的高山、狂風大雨的暗夜渡船、流民逃難的荒地、星羅棋布的濕地草原……後半段一人粗的荔枝樹被腰斬也是真樹真砍，更有幾十個「荔枝騎手」縱馬驅

馳，上百輛荔枝車成行成列「回長安」。都說美術佔電影製作費的大頭，劇組輾轉七地拍攝，即使有數碼技術幫忙，這種為了一個鏡頭轉換一個場景「手工打磨」的精神也值得點讚。

一切景語都是情語。鏡中通腸粉、蝦餃、鮮荔枝，呈現了嶺南的煙火氣和鬆弛感；熙來攘往的商賈，市列珠璣的氛圍，千年商都的開放繁華撲面而來；高潮段落李善德帶給夫人的木棉花因風而起，將「一騎紅塵」直觀再現，更讓愛情、親情、友情昇華，直達觀眾眼中心中。

影片把見人見事又極具電影感的眾多場景串珠成鏈。最終，一盤荔枝越過重重宮闈端上桌去，在滿台水果中並不顯得特別，甚至貴妃根本沒吃一口……見微知著，意境深遠。

由李雲亮執導，高葉、張魯一、白敬亭等主演的內地劇《正當防衛》，日前由愛奇藝「迷雾劇場」推出，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等聯合出品，聚焦「正當防衛」這一法律議題，通過三起交織時空的案件（校園防衛過當案、家暴反殺案、檢察官綁架反殺案）探討司法實踐中的法理與人情衝突。

于童



▲電視劇《正當防衛》不少案件都很沉重。



▲段鴻山從檢察官變為案件嫌疑人。

《正當防衛》：普法劇的「落地」困局

「如果我認為自己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威脅，怎樣的反擊才不觸犯法律？」這是劇集《正當防衛》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。編劇針對我國刑法第二十條對正當防衛、防衛過當、特別防衛的定義，設計了三個彼此交織的案件，抽絲剝繭般為觀眾講述了這一法條在司法中的具體實踐。

角色互換 溫情設計

劇中，段鴻山（張魯一飾）一角很是亮眼。在以普法劇中，檢察官多以「理性旁觀者」的形象而存在，但在《正當防衛》中，編劇讓段鴻山從「審判者」跌落到「被審判者」的位置：當繼任者方靈淵（高葉飾）帶著審視的目光復盤他的案件時，他一步步陷入了與十四年前被自己認定為防衛過當的犯人李沐風（白敬亭飾），同樣百口莫辯的不利境地，才真切體會到當年李沐風面對法庭時的窒息感。這種「角色互換」的設計，不僅讓人物充滿戲劇張力，更讓觀眾感受到司法實踐的溫度。

案件背後的社會議題更顯沉重：校園案中，隱性霸凌的「軟暴力」、受害者遭遇的「瀉婦羞辱」，揭開了青少年成長中的灰色地帶；家暴反殺案裏，長期精神控制與肢體暴力的疊加，讓反抗不再是簡單的對錯選擇題。這些細節鋪墊讓角色的每一次抉擇都有了堅實的邏輯支撐。

《正當防衛》不同於同類題材，試圖更進一步：讓執法者成為「嫌疑人」，在自我辯護中探討法律的邊界。可這份創新，終究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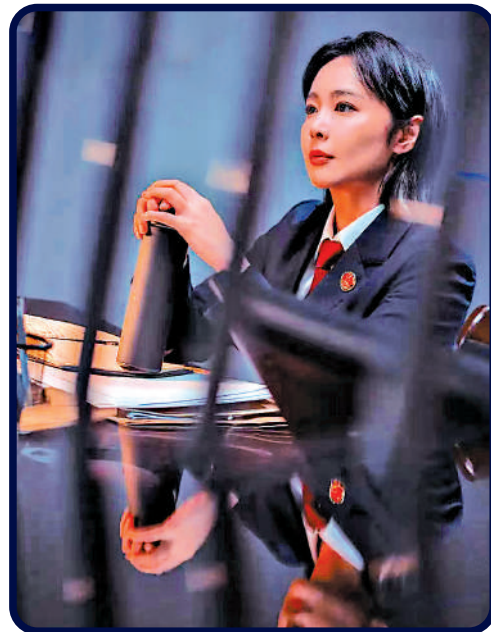
角色塑造的懸浮，沒能真正「落地」。編劇雖然為段鴻山設定了作為「受害者」的背景，但卻並未令這一背景對其行為產生真正的影響，其「被綁架反殺」的經歷本應與李沐風的「校園防衛」形成鏡像，可劇集只強調他「檢察官身份」與「嫌疑人身份」的衝突，卻沒展現他內心對「正當防衛」的重新認知——當年他認定李沐風「防衛過當」時的堅定，與如今為自己辯護時的掙扎，本可以碰撞出激烈的人性火花，最終卻只剩平淡的台詞交鋒。

存在硬傷 結局倉促

案件的結局處理更顯倉促。校園案的重審、家暴案的判決、段鴻山的定罪，最終都依賴檢察官在聽證會上的「普法演講」，而觀眾看不到證據鏈的梳理，更感受不到司法程序的嚴謹性。那些本應觸動人心的深刻命題：法律如何面對「過去的局限」？情理與法理的平衡點在哪裏？最終都沒能真正走進觀眾心裏。

此外，懸疑劇的魅力，往往在於精妙的鏡頭語言，可惜《正當防衛》的影像表達，沒能體現劇本的精巧構思，反而因諸多硬傷讓觀眾頻頻「出戲」。

氛圍營造的邏輯斷裂最為明顯。為烘托案件的壓抑感，劇集大量採用「暴雨設定」，可鏡頭中，方靈淵在漁場尋找證據，遠景是黑壓壓的暴雨雲層，近景卻能清晰看到射在她臉上的陽光。這種自然環境之間的矛盾，瞬間影響了劇情試圖構建的真實感。



▲方靈淵是段鴻山的繼任者，也變成了審視段鴻山的檢察官。

實感。

作為一部普法劇，《正當防衛》劇組人員的勇氣值得肯定，既敢於觸碰「正當防衛」這一司法實踐中的敏感議題，也敢讓執法者站在「被告席」上接受審視。但當精妙的劇本遇上粗糙的影像，深刻的命題遇上懸浮的角色，這部劇終究沒能實現其最初的願景。或許對普法劇而言，真正的「落地」，不僅需要對法律條文的精準解讀，更需要對人性複雜性的真實展現。